

〈導讀〉

千面英雄 ——從「新西班牙」到「新／墨西哥」

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攤開殖民史和後殖民研究的議題，殖民史最長、殖民地幅員最廣的莫過於西班牙往昔的日不落帝國（拉丁美洲、亞洲、北非），不過當今西語國家國勢式微，讓相關研究在國際論述上成為邊緣，不及英、法強國曾統治過的區域研究來的興盛。所幸，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不曾缺席，他們反思自己的歷史，抒發自己的聲音，書寫自己的身分與文化認同。在三大古文明所在的地理疆域中（阿茲特克／馬雅文明的墨西哥，馬雅文明重心與發源地的瓜地馬拉和印加帝國的祕魯）相關的歷史文化的書寫、研究和反省也堪稱花團錦簇，尤其墨西哥思想家、文人輩出，更是可圈可點。

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 1928-）在 2000 年出版《墨西哥的五個太陽》（*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時，特別以副標題「千禧年的回憶錄」和獻詞「紀念費爾南多·拜尼特茲」（Fernando Benítez, 1912-2000）標示出版本書的宗旨。從這兩個副標看來，讀者一方面需要認識費爾南多·拜尼特茲這位聞人，一方面要知道千禧年前的富安蒂斯的寫作人生。

費爾南多·拜尼特茲身兼多重身分，他是作家、報人、出版者、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他曾任墨西哥《國家報》（*El Nacional*）社長和社論主筆。任職《新聞報》（*Novedades*）時，將當時每周日特刊改成文化議題的報導與分析，並命名為「文化墨西哥」周報（“México en la Cultura”）；之後他也擔任幾份報紙的文化周報主編，例如《永遠》（*Siempre*）；《一加一》（*Unomásuno*）、《每日報》（*La Jornada*）……等等，提供園地，鼓勵作家健筆腦力激盪，振筆疾書，文藝界稱他為墨西哥文化的推手和作家的伯樂。他任教墨西哥自治大學社科院時，全心專注在歷史和人類學研究。拜尼特茲也熱愛旅行和田野調查，他研究特殊植物仙人掌科烏羽玉（peyote），尋訪墨西哥部落族群，完成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墨西哥的印地安人》（*Los indios de México*），他揭櫫墨西哥不是單一的墨西哥，而是好幾個墨西哥組成，尤其需將原住民文化融入現代墨西哥文化，才是真正完整的墨西哥面貌。拜尼特茲在近九秩高齡西歸，富安蒂斯以《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緬懷致意，象徵墨西哥多元文化的歷史與蛻變，以及拜尼特茲讓墨西哥文化發光發熱的貢獻。

太陽，是人類文明共通的神祇與神話。希臘神話太陽神阿波羅是光明之神；中國神話「金烏一三足鳥」是日之精，也是權力的象徵；薩拉馬戈在《修道院紀事》虛構了一位無名英雄「七個太陽」巴達薩；中國古代還有后羿射下九個太陽的傳說；《賽德克·巴萊》上集《太陽旗》則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象徵。富安蒂斯則從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的神話（水、土、火、風和太陽）掀開序曲。傳說中天神兄弟間時有紛爭，幾個太陽輪番被創造又相繼毀滅，爾後衍生的以人祭祀太陽的儀式也是為了不讓天神憤怒，讓大地免於黑暗的信仰緣由。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猶如資深歌手的暢銷曲精選集，宛若得終身成就獎的畢生重要事蹟回顧，像「歷史上的今天」銘刻過往的

記憶和紀事，這本二十五個篇章的作品匯集了富安蒂斯從 26 歲（1954 年）寫到 71 歲（1999 年）其中 16 部作品的節選，包括經典小說如《最明淨的地區》、《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與蘿拉·迪亞茲共度的歲月》；短篇敘事如《柑橘樹》、《玻璃邊境》；散文如《戴面具的日子》、《埋掉的鏡子》、《新的墨西哥時代》和戲劇《所有的貓都是混血兒》等文類。16 部作品的若干篇章和題名重新排列組合，編織出墨西哥的千年史。

千年歷史三部曲（殖民前、殖民期、後殖民）在另一個千禧年的開始跳躍式的回顧與前瞻，展讀墨西哥歷史命運的生息幻滅和大事紀／世紀：馬雅「社群公約書」《波波爾·烏》（*Popol V'ub*）揭示的世界的創造、阿茲特克文明的起源與興衰；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1519 年入侵後「新西班牙」（墨西哥）近三百年的殖民史與文化衝擊（宗教、語言、族群）；十九世紀初 1810 年宣布獨立之後至 1910 一百年間，旋即進入「獨裁者的天堂，人民的煉獄」時空，革命、內戰、鎮壓交替輪迴；1968 年奧運盛會和特拉特洛爾科廣場的學運同時上演的運動嘉年華和血腥鎮壓；一九八〇年代蹣跚步入民主，二十世紀末「與狼共舞」——和美國、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 年正式生效當兒，卻爆發恰巴斯省農民起義的怒吼（「我們還在這兒！不要忘記我們！」），原住民意識覺醒，力爭自身權益和自治權；邁入新世紀的墨西哥如何盪衡展望，用阿茲特克建立特諾奇蘭（墨西哥城）的精神，避免第五個太陽消滅的危機，以便勾勒新墨西哥未來的藍圖。

然而，穿越墨西哥的歷史軸線時，追本溯源，尋找墨西哥悲情的母親——瑪琳切（La Malinche, 1502-1527）¹——是所有知識分子

1 若干資料記載瑪琳切於 1529 年逝世。此處依據富安蒂斯在《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的書寫為準。

的課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雷耶斯（Alfonso Reyes）、魯佛（Juan Rulfo）、帕斯（Octavio Paz）、富安蒂斯……都是瑪琳切的孩子，是《柑橘樹》裡「長子」變老二的私生子馬丁，是帕斯《孤寂的迷宮》裡〈瑪琳切的子孫〉尋覓質疑「我是誰」的大哉問。帕斯點出了墨西哥人的情結：「墨西哥的歷史是找尋祖先、尋找根源的歷史。……我們的孤寂是……孤雛的心情，一種被全部掏光，被根除一切的黑洞的意識，卻又有一種熾烈追尋的渴望：逃離和回歸」。這一切，都因瑪琳切。

1519年，瑪琳切成為征服者科爾特斯的情婦，又擔任他的傳譯，成就了科爾特斯的殖民大業，但科爾特斯光榮凱旋返回西班牙時，卻拋棄瑪琳切母子，將瑪琳切當成「禮物」送給下屬哈拉米約（Juan Jaramillo）。瑪琳切遭族人唾棄，譴責她背叛原住民，協助敵人統治自己的族人，為人喉舌，卻將自己消音，當殖民者的傳聲筒。幾世紀後，當新／墨西哥摸索新西班牙的軌跡時，看到了母親裡外不是人的傷痛，他們致力為母親抹去塵埃，還原母親最初的素顏。時下一般常引用所謂的「義大利諺語」說「譯者，叛者也」（traduttore, traditore），殊不知墨西哥征服史裡瑪琳切的遭遇提供了「譯者、叛者」最貼切的歷史根源與脈絡。

大航海殖民時代，西班牙最著名的征服者莫過於哥倫布和科爾特斯，兩人都寫下了航海日記、旅行見聞和殖民紀事。哥倫布的《日記》裡重複誇飾的「奇觀」（maravilla）呈現給後人拉丁美洲「魔幻現實」的憑藉；科爾特斯的《書信報告》（*Cartas de relación*）則印證了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科爾特斯在他呈遞給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的第一和第三封書信中提到他所在之處「是一塊物質豐饒之地，和西班牙沒有什麼兩樣，有豐富的資源，千百種珍禽奇鳥，水果萬種風情，彌望林木蓊鬱，綠意盎然，懇請國王陛下允許將該地命名為『新西班牙』」。科爾特斯帶著歐洲的菁英觀點在墨西哥複製西班牙，再現

西班牙景致的分身。但是，科爾特斯同時開啓了史學者撻伐西班牙殖民者不仁的控訴，而西班牙將它稱為「污穢」的「黑色傳說」。科爾特斯囚禁阿茲特克大王蒙特祖馬二世致死，造成金字塔大殿和丘魯拉（Cholula）區五小時五千人的大屠殺……，這些「黑色傳說」成了幾世紀以來歐洲和拉丁美洲歷史論述拉鋸的戰場，孰文明孰野蠻像五個太陽一樣輪迴消長。但誠如尤薩在諾貝爾得獎演說〈閱讀和虛構的禮讚〉裡所言：「征服美洲是殘暴和劇烈的事實……兩百年前我們脫離西班牙獨立之後，承接舊殖民地政權的人，沒有解救印地安人，也沒有因往昔的傷害替他們伸張正義，反而與征服者一樣，繼續如此貪婪且殘酷地剝削他們……這依然是整個拉丁美洲尚未解決的課題。」

因此，《墨西哥的五個太陽》沒有沈溺在歷史的漩渦裡，西班牙黃金世紀文藝復興和巴洛克的文化光華沒有厚實拓印在它的殖民地上，這大陸獨立後尚未站穩又很快地跛腳。除了 1910 年推翻迪亞茲的獨裁革命、1968 年的學運、1994 年恰巴斯農運這些改革運動的反省外，1992 年的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是一個跨越歷史地理的全球性的議題。下一輪太平盛世或春秋戰事，新的墨西哥面臨的是邊境的問題和「北方」美國的政經霸權。當「新西班牙」逐漸脫離了「舊 / 西班牙」黑色傳說的陰霾時，原以為是生命共同體的「我們的美洲」的「佬美」卻早已虎視眈眈。墨西哥人的另一個情結是——離上帝如此遠，離美國如此近——那邊界像「望山跑死馬」那般弔詭，像玻璃那樣明淨卻脆弱，像富安蒂斯的小說《克里斯托瓦爾·諾納托》（*Cristóbal Nonato*）那樣的諷喻，¹原意是「哥倫布非天

1 小說 1987 年出版，敘述墨西哥政府為獎勵於 1992 年 10 月 12 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紀念日，也是「族群融合日」出生的嬰兒，將頒發優渥獎金給第一個新生兒父母。小說裡，貧困的夫妻試圖以生小孩得獎金來解決生活困境，他們的嬰兒克里斯托瓦爾·諾納托自敘在娘胎裡九個月的生活和自己因族群融合日的名義來到世界的身分省思。



生」，言下之意，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錯綜複雜，墨西哥未來的太陽非天生自然。

神話學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中探索全世界的神話淵源，他點出英雄的形塑及其原型，都是經歷啓程、啓蒙和回歸的轉化過程，真正的試煉是如何戒慎恐懼，避免昨日的英雄成為明日的暴君。《墨西哥的五個太陽》所挖掘的過去的墨西哥、當下的墨西哥和期待的未來的墨西哥是一個「千面英雄」的圖騰。富安蒂斯筆下永遠有墨西哥人尊敬的革命英雄潘喬·維亞（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有深切懷念的原住民總統貝尼托·華雷斯（Benito Juárez, 1806-1872）；有費爾南多·拜尼特茲這位文化千面英雄。富安蒂斯從《墨西哥時代》寫到《新的墨西哥時代》，無非希望她從「新西班牙」到「新／墨西哥」有一個嶄新的啓蒙和轉化過程。西下的太陽是否依舊升起是個未竟的任務。